

秘密

国外

中亚要论

GUO WAI ZHONG YA YAO LUN

主 编 潘志平
副主编 王智娟 石 岚

(第二辑)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

秘密

国外中亚要论

(第二辑)

主 编：潘志平
副主编：王智娟 石岚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

2007.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10-0971996

目 次

1. 中亚：安集延的一幕“闹剧”	1
2. “颜色革命”在中亚的投影	129
3. 真相时刻——转型时期的终结	148
4. 大中亚计划伙伴计划	162

1. 中亚：安集延的一幕“闹剧”

维他利依·纳乌姆金

莫斯科国立大学世界政治系教研室主任

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主席 教授 历史学博士

EBPOHA. 2005, MockBa

序言

第一章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冲突发生的来龙去脉

这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阿克罗米亚

冲突大事记

第二章 安集延事件：2005年5月

反对派的产生

温暖的四月

喧嚣的五月

第一天，黑色的星期五

夜里

白天

晚上

最主要的结论

星期六和星期日

卡拉苏事件

第三章 徒劳无益的革命

米哈伊尔·兹嘎尔:目击者证词所引起的思考

阿列克桑德罗·茹科夫:安集延发生了什么?

下一步是什么?

第四章 评论家和政治家们关于对安集延事件的评说

——在大众传媒和评论家眼中的初步总结

木拉提·哈吉姆哈麦多夫:中亚人民从未生活在伊斯兰教的国度里

尼戈拉·希多亚托娃:俄罗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黑洞

拉菲克·赛福林:“玫瑰”和“西瓜”革命这一幕不会在乌兹别克斯坦实现

耶林娜·乌拉拉耶娃:我们和美国使馆联系密切

亚历山大·索比亚宁:中亚期待我们的到来

西林·阿基涅尔:这里进行着一场大角逐.

附录:

乌兹别克斯坦简述

概论

政治体系

武装机构

乌兹别克斯坦政坛人物

反对派和乌兹别克斯坦运动

世俗反对派

世俗反对派首领

伊斯兰反对派

伊斯兰反对派首领

序 言

一般来说,中亚是一个给欧亚大陆,其中包括俄罗斯在内,带来比以前预料更大影响的地区。只要说到哈萨克斯坦是俄罗斯在独联体中最重要的伙伴之一就足够了。在这个地区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储备,“丝绸之路”和其他一些过境运输交通线都经过这里(哈萨克斯坦),在这里居住着许多操俄语的民族,是一个通向里海的地区,对俄罗斯等国家来说从这里获得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乌兹别克斯坦在所有的中亚国家中不仅人口最多,而且似乎是中亚的中心。无疑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领袖们有理由在国内提出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个地区处于中心地位的大众化论题。我想起美国国家侦察委员会最新报告《世界未来的轮廓》的作者提出的观点,即在最近15年来,极权和民族运动能够破坏这个地区的稳定,并预测,对俄罗斯来说威胁也来自这个地区。我们是否能很好理解和尽力做到,使“安集延”的这一幕“闹剧”不再继续在中亚蔓延,也不在俄罗斯蔓延呢?

在最近几个月,在前苏联不同地区发生的群众运动导致了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政权的交替。这些国家群众运动首创者顺利地发起了这些政治震动而进行了“颜色”革命。在所有这些“剧幕”中是有所区别的,而随着这些“剧幕”所引发的一些突发事件,他们之间有很多共性。今天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写了不少作品。这些事件已经成为很多国际讨论会和国际会议的普遍议题。

我发现,这些还远没有完全解释的现象已经毁坏了前苏联的三

个次地区。这三个次地区是围绕着俄罗斯的西部、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我们是否遇到了前苏联国家演化的新的合理性问题?在这些次地区是否考虑改变某种战略,而这种战略在解决不同问题的方法上是否也适应其他国家?而可能这一切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无论怎样也不能说这些事件之间没有联系,而这些事件为什么只在这些国家发生?我们不能陶醉于幻想中:在前苏联地区的动荡时期结束了,一幕幕“剧幕”也结束了,而“疫苗”加强了“免疫能力”。今年(2005年)5月13~14日安集延事件之前,表明这一切不是那么遥远,就好像是局势出现了新的转机。但中亚地区的“肿瘤”仍存在。这一“肿瘤”重新萌发出的如此“闹剧”将会威胁我们吗?

安集延究竟发生了什么?时间在流逝,而事件却没有搞清楚,问题越来越多。政治家们对待安集延事件仍很难持同一的立场。这一事件似乎在提醒人们,在前苏联地区的上空响起了“颜色革命”的浪潮声,但是,对于已经常见的“闹剧”还没有完全描述清楚。在这里发生过抢夺武器、绑架人质、袭击政府大楼、解除武装机构的武装,而最后当局强硬地制止了叛乱者的行动。虽然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可以看到和平的示威者,但也可以看到抗议的自由党人。

看来,在安集延事件中需要把其构成人员分成两个部分——叛乱的社会基础和叛乱动员的核心。很明显,在这里聚集着大量的抗议情绪,抗议情绪在安集延以外的地区也存在,同时不仅仅在费尔干纳谷地,而且在前苏联许多地区都有。贫穷、失业、缺乏土地、人口过剩、营私舞弊、居民与当局的疏远、平民和暴发户之间的生活水平的极大反差,攫取对权力和氏族及家族资源的垄断、官僚们的淫威——所有这一切都使不满的人们如同危险的爆炸物,这些不满的人们能够被动员起来参加集体活动,危机一触即发。在这方面可以从安集延事件(不仅仅是在乌兹别克)中吸取主要的教训,意思只有一个:抗议的情绪应该得到医治,产生不满情绪的根源应该消除。总之,最好是不允许不满情绪出现。

但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的第二部分的构成人员——叛乱动员

的核心是谁？怎样、为了什么目的把人们引到了街头？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了动员？是谁组成了事件的战斗核心及是谁控制了人们？向暴乱的组织者提出了怎样的目标？我们公布的材料暂时不允许给这些问题以详尽的回答，但是毫无疑问对于这件事的思考是有意义的。

西方和美国的记者在事件发生的最后几天不得不很快否认了他们的说法，尤其是美国的指控。如果说美国到目前为止，在反恐斗争中把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伙伴给予支持，而与此同时一边纵容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一边又与其斗争的话，这在任何逻辑上都是荒谬和自相矛盾的，而正是对所有事件评论的那些人，是支持事件的人。虽然到过阿富汗的人都窃窃私语，好像一切不是那么简单，据说是美国教官在那里训练乌兹别克人或是当地的（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人），完全不是为了抓捕本·拉登。

当然，证实一些西方记者知道事件是怎么发生的那些人在讲话中也有自己的逻辑，要不然怎么能解释这个事实。例如 BBC 记者组获得允许到安集延为了听取被逮捕的商人—阿克罗米亚分子的审讯，于是他们来到那里时，审讯已经结束，但这正是悲剧发生前的当天。

虽然我不相信西方特别部门参与阴谋的说法，但我们相信西方记者事先通告了阴谋组织者准备起义的消息。阴谋组织者坚信会胜利，坚信当局不会使用武力。为此他们要把那些还没有怀疑参与阴谋计划的人和那些和平的人们最大数量的带进广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事实上他们用这些妇女和儿童做掩护，为此需要西方记者的参与。西方记者的参与大概可以牵制当局并帮助叛乱者取得西方社会舆论的支持，西方舆论早就在批评伊斯拉姆·卡里莫夫占总统不愿进行改革和强硬的独裁主义。

但是，正是英国的记者们（而恰巧英国著名的中亚专家—西林·安肯涅尔博士意外的出现在安集延）讲述了一些事件的说法，这些说法四处传播，为的是把这些事件的许多其它资料传给不明详

情的西方媒体。正如一名采访过当地居民的 B - B - C 记者对我讲的那样:5 月 13 号早晨 5 点,一些人来到了他们的房子,坚持劝说他们到广场去,因为在那里进行着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大部分和平居民走出家门而不是去游行示威,是因为他们听从了鼓动者的坚持不懈的劝说,或是因为好奇。英国记者说,他们这天在街上统计了有近 50 个青年人,他们全副武装,手持“卡朗什尼克”自动冲锋枪。叛乱者正是这些精心准备的战斗队员,他们夺取武器,绑架人质,攻击政府大楼和计划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全境燃起把暴力的烽火。

不论有多少种说法,很少有谁能够去怀疑宗教极端分子参与安集延叛乱,他们已在费多干纳各地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和分支网点。但是这次对他们来说,学会以武力的方式企图推翻世俗政府的经验,却以可悲的下场结束,他们公然采用吉尔吉斯反对派的方法,伪装和平民走上街头。而可能那些人说得对,他们说安集延骚乱背后是为了维护民族部落的财产资源而斗争。最终在安集延对某些生意人进行审判,(甚至即使他们是阿克罗米亚),而不是对失业者,也不是对地下活动的伊玛木的审判。被逮捕者的亲戚讲述说:是州里受贿的领导人同意逮捕,他们打算把当地所有的生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也许谁知道逮捕那些生意人能使窥视他们企业的人达到满意……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另一回事,极端伊斯兰分子不全是依靠外国的帮助而生活(虽然他们也需要外国的帮助。按全部的情形来看,他们也受到了这些帮助)而主要是依靠当地的资源,其中包括合法生意。不论那些人如何肯定极端伊斯兰分子,我本人倒想有机会见识见识那些人。

安集延的叛乱被镇压了,西方抨击乌兹别克当局牺牲平民,抨击他们的残酷性,说这种残酷的镇压能够引起反对制度的新叛乱。

那如果我们假设,卡里莫夫总统对叛乱分子,对夺取武器和绑架人质的那些人做出让步,会怎样呢?(谈判的当地检察长被他们毒打,抓走后被打死)那么无容置疑,那时叛乱在整个费多干纳回荡,会席卷共和国的其它州,然后就会到达塔什干,在事件一开始英国记

者在安集延的街头，会见那帮身穿运动服，被武装起来的年轻人，就会在那里夺取政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谁会取得政权呢？极端伊斯兰分子？贫穷居民阶级利益的保护者？奉行西方政策的自由民主人？改革的拥护者？是角逐政权的和那些感觉自己在氏族里分配产品少的那些人吗？是在内部相互厮杀的反对派吗？或者是他们所有的人一起夺取政权？要知道当时在塔吉克斯坦正是这样形成了伊斯兰分子和民主人士的联盟。

但是伊斯拉姆·卡里莫夫吸取了阿斯卡拉卡里莫夫的教训，并表现出坚定性，不惜一切可能出现的政治代价和平民的牺牲流血，无所谓使用武力——这很好，即使没有这些手段也能成功。大概共和国维权组织应当更有效的行动起来，在最初阶段就应该制止战斗队员的行动。但是二者选择其一会是什么样子呢？确切的说，如果是阴谋家们胜利的话，今天我们未必在乌兹别克斯坦会拥有世俗民主制度，类似尼加尔·希多雅托夫那样的“讨人喜欢的有文化知识的”反对派会在那里充当关键角色。

顺便针对各个方面与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一下比较，的确乌兹别克领导人曾公开讲：至少有一部分战斗队员是从邻国来到安集延的。在被捕的一些肇事者中就有乌兹别克斯坦籍的吉尔吉斯公民。吉尔吉斯也不否认这一点。很清楚被中亚三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分割的费多干纳的各地区，就像一个联络通道。就像乌兹别克方面作的那样不管怎么关闭边界甚至在边界埋设地雷，人们照旧能从一个通道穿到另一个通道去。因此伊斯兰极端分子忽儿在谷地的这一地段，忽儿在谷地的那一地段出现和行动，也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在叛乱失败后，有人不断劝说人们（不仅有安集延人，也有其他居民点的居民）离开故乡搬移到有乌兹别克居民居住的吉尔吉斯南部。毫不奇怪的是，被各种流传关于可能要发生新的骚动事件传闻所惊吓的人们很容易的屈从了劝告，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生命和亲人的生命。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围绕着乌兹别克难民的问题出现了

分歧,奥什州(乌兹别克难民主要来到这里)领导人认为必须把乌兹别克难民押送回去,比什凯克认为必须给乌兹别克难民提供避难所。

在安集延事件中出现了关于“阿富汗人踪迹”的材料。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伊瓦诺夫出席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俄罗斯—北约理事会议上很有把握的向记者宣布:“我们有确凿的材料证明外国侦探参与了这些事情”。

不管怎么样为了弄清这些事情的细节和做出结论还需要时间,我希望所公布的材料对此应有帮助。

韩立冬 闫亚娟 译
王智娟 校

第一章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冲突发生的来龙去脉

这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16年前,1989年夏初,在费尔干纳盆地由于族际间的纠纷爆发了流血冲突。在城市、村镇,基什拉克的房屋在熊熊燃烧;而在费尔干纳,州中心的整个街区没有一条街道不发生新的火灾;在浩罕的几条街道却被烧光。梅斯赫特—土耳其人的房屋都被烧光了。

1944年,高加索人从格鲁吉亚南被驱逐到中亚。几十年来,移民在新的地区扎下了根。对于这些移民中的年轻一代来说来说,乌兹别克斯坦是他们的家乡。然而,突然有一天,愤怒的人群冲向街头,烧毁他们的房子、殴打、暴力、残害……

事件发展的急速而有组织,当时在许多人那儿形成了的印象是,激烈的暴力事件的突然发生是事先有准备和预谋的,有预先拟定要损坏房屋的清单,事先准备到的装有汽油的油罐、猎枪、木棍。后来。据遭受这次灾难的梅斯赫特—土耳其人的讲述,民警机关工作人员不但没有阻碍这次浩劫,而且自己(但不是所有人)也积极参与了这场浩劫。

在浩罕,当地民警机构工作人员在三天内遭到蹂躏者的残酷攻击,但他们没有出卖土耳其家庭,民警把土耳其人藏在区民警分队的房屋里,成千上万的土耳其人从屠杀者手中得以成功获救,受到了驻扎在费尔干纳航空空降师的保护。难民们被安置在空降兵训练营

内,并得到了保护,虽然空降兵没有干预这一事件。从苏联各地抽调来的部分内务部队维护整顿着秩序。

需要用两个星期熄灭很快蔓延到整个费尔干纳谷地的暴力事件引起的火灾。紧接费尔干纳之后,大洗劫在费尔干纳和安集延开始了,随后蔓延到塔什干州。局势的彻底平息只是在所有土耳其人家庭从乌兹别克斯坦,从费尔干纳谷地迁出之后。他们有一小部分迁到了哈萨克斯坦南部,大部分迁到了俄罗斯南部。

苏联政府首脑雷日科夫在事件发生后来到了冲突地点,对1989年事件做了官方评价。他指责事件发生地的“贿赂力量”,他们试图停止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改革。

这个事件的过程始于著名的“棉花专家”尤里·安德罗波夫时期,而且这一事件还导致了共和国首脑沙拉法·拉什多夫的神秘死亡。

在那个时期费尔干纳谷地处于苏联法律保护组织严格的监控。1992年乌兹别克斯坦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受到指控的“统一党”(Бирлик)的工作人员组织了这次骚乱,从这个组织里分化产生了“Эрк”(浪潮)党。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内开始了与反对派的斗争。反对派是在改组结束的民主化浪潮过程中出现的。这个斗争的目的在于:清除合法反对派的机构,因为它们已经逐渐导致在乌兹别克斯坦领土上出现一些地下的激进主义组织,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国际伊斯兰党的分支——“伊扎布特”(伊斯兰解放党)等,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全世界统一的哈里发。卡里莫夫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指责总统建立的集权制度,并为反对当局进行了一系列血腥行动(如殴打警察,在费尔干纳各地烧毁许多房屋等等)。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当局组织对非官方伊斯兰的迫害只能加强原教旨主义的对立情绪。

1999年2月,塔什干市政府大楼发生了5次爆炸事件,其结果是造成16人死亡,上百人受伤。乌兹别克当局认定这次恐怖行动是企图谋害卡里莫夫的未遂罪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Эрк”党应对所发生的恐怖事件负责。上次恐怖行动后,费尔干纳谷地上百名居民被怀疑:他们与伊斯兰组织有联系而被判罪。1999~2001年来自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战斗队员对乌兹别克斯坦领土(首都塔什干,卡什卡达里亚州和苏尔汉河州)进攻。威胁不止一次地出现。2000年夏在安集延周围地区政府军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的极端分子展开了残酷的战斗。当时伊斯兰战斗队员被歼灭。

2004年春夏之际,乌兹别克斯坦被笼罩在恐怖主义行动的浪潮中。据一些资料统计,在3月份的最后3天内,在塔什干和乌兹别克斯坦其他城市发生了一连串的爆炸(塔什干乔尔苏市场、首都商场附近的“儿童世界”、在布哈拉州的卡尔哈莫村庄和其它地方),还发生了攻击警察局哨所和街垒战。在首都近郊雅拉加奇护法组织对不少于20人组成的匪帮小分队被迫采取了专门行动。

2004年春所发生的恐怖行动造成至少42人死亡。

2004年7月发生了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驻塔什干大使馆的恐怖爆炸,造成6人死亡。

近2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发生一些自发性的抗议行动,主要参加者是农村居民。

去年(2004年)在吉扎克、费尔干纳、卡什卡达里亚、锡尔河、安集延州和首都塔什干发生了民众的骚乱,去年11月在浩罕发生了最大规模的游行。据一些资料统计,在这个城市约有6000人涌上了街头,在另一些城市——约有1万人。抗议行动是由于限制街头贸易

而引起的。今年(2005年)3月,在扎吉克市大约有500个农场主占领了警察分局并烧毁了2辆警车。他们反对现政权关于取消小私有分地的决定,试图保护当地反对派首领——Э·沙伊玛诺夫。4月,未注册的政党——自由农民党“宣告成立”(该党在境外以“太阳联盟”而著称)的协调中心。“协调中心”首魁在多次声明中强调。他们的目的不是革命,而是为反对派取得政治权力。

乌兹别克斯坦官方政权常把反对派集团的实际行动与伊斯兰的影响联系在一起。正如一些分析报告指出:这种评价对卡里莫夫来说在政治上是有利的。与此同时又可以认为,这个观点不能不认为是根据的,伊斯兰分子在居民当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费尔干纳的影响更大。

目前,威胁到乌兹别克斯坦独立的力量注定要失败,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乌兹别克斯坦变成另一个塔利班式的伊斯兰国家。有关塔利班对乌兹别克斯坦威胁的说法也不少,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有利于我们记住,作为最有影响和最大危险的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塔利班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非法的“伊扎布特”的目的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积极发展,从而推翻世俗制度。虽然这两个组织都处于地下未取得合法地位,但在费尔干纳和整个乌兹别克斯坦却有一大批积极的追随者。

“阿克罗米亚”(Акромиёя)

安集延悲剧发生前,曾对23名企业家进行了反对宪法和作为极端主义派别“阿克罗米亚”成员的指控。据乌兹别克斯坦当局认定,“阿克罗米亚”与“伊扎布特”、“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有密切联系,而华盛顿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列入到恐怖组织的黑名单上。“阿克罗米亚”(大众媒体又称他为“教派”、“伊斯兰党”或“社会运动”)的创始者是安集延人阿克罗姆·尤尔达舍夫。据公布的资料显示:阿克罗姆·尤尔达舍夫是一个“数学老师”、“毛拉”、

“企业家”和“独立研究伊斯兰问题专家”。据支持公民倡议的奥什中心分析专家的观点，“阿克罗米亚”——伊斯兰公社，是阿克罗姆·尤尔达舍夫在90年代创立的。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Ⅲ·米诺瓦洛夫的讲话，阿克罗米亚组织没有在政府法律部门注册，因而他们的活动是被禁止的。

正如历史学博士巴合提亚·巴巴让诺夫写道：尤尔达舍夫在“伊扎布特”组织一系列讲话中总结说，这个组织根据阿拉伯国家和团体的规章制定的工作方法不适合费尔干纳谷地。据学者的意见，尤尔达舍夫集团的活动按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阶段，在特别小组里挑选和培养团体成员；第二，该团体全体成员共同努力建立“公社”的物质基础。要把新人教者安排在这些已经由“兄弟会”成员在安排的那些社会组织中去，或者在本集团成员创立的小工业和农业企业里去工作，集团每一个成员收入的1/5划拨为共同的公有财产。然后是精神阶段的控制，要求严格的固定的联系方式，目的是使“兄弟会”小组秘密活动。紧接着一个阶段是要求通过对官员的“精神招募”，使“公社”在政权机构中处于事实上的合法化。最后阶段是制定出夺取政权的实施阶段。尤尔达舍夫写了《通往信仰》一书。该书成了尤尔达舍夫被逮捕的原因。但对于阿克罗米亚成员来说它成了该教派的章程。

1998年尤尔达舍夫由于私藏私藏麻醉品，被判2.5年徒刑，但当年被大赦。第二年2月又因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组织恐怖活动而被抓捕又被判17年，和他一起被判入狱的还有他的拥护者朱拉赫·阿兹莫夫，随后他死在狱中。

塔什干官方不止一次的强调：“阿克罗米亚”是极端主义组织，它力图根据伊斯兰法典，在中亚建立一个神权政治的国家。

正如2005年出版的一期《安集延人》报纸写道：这个集团的成

员推行自己的学说,建立小型公司网络,保证人们的工作和工资,同时吸引人们加入他们的队伍。

然而一些维权者反驳了这种解释,称它是“专门部门和政治家别有用心地创作”。阿克罗姆的妻子叶德戈拉在法庭上作为证人驳斥了关于对《通往信仰之路》一书促进了极端主义发展的指控结论。^①

冲突大事记

1997年。这一年的12月,在纳曼干州汽车检查机构,工作人员和一名农庄经理被残忍杀害。在此不久前,5名警察和安集延州长被杀害。内务部部队进入城市开始了与地下恐怖组织的宗教派别进行斗争。

1999年。为回应维权组织的行动,1999年在塔什干出现了几起剧烈的爆炸事件,其结果导致10人伤亡。

1999年夏末,在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的巴特肯地区(现称巴特肯州)发生了冲突事件。反政府势力的目的是,在费尔干纳的东南地区宣布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这次冲突中,反政府组织的领导人是朱玛·纳曼干尼,他是1999年2月塔什干恐怖活动的重要组织者。曼纳干尼的队伍对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进行了武装袭击,在道路上布置地雷,挑起事端,绑架吉尔吉斯斯坦内务部官员和日本科学家之后,其武装人员大部分四散到巴特肯周围,其余一部分逃到了费尔干纳北部。乌兹别克人的城市安格连(距塔什干80公里)地区,这里是纳曼干州和塔什干州的州界,由当地居民组成的秘密战斗队汇合到了他们的队伍中。在塔什干州的杜肯特村,伊斯兰极端分子匪帮同政府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冬季到来后(1999年),朱玛·纳曼干的匪帮主力部队离开了巴

^① 萨特别科夫等. 阿克罗米亚分子究竟是谁? 比什凯克晚报,2002年5月24日